

十三經註

仁12  
479  
6



118  
21  
6

12  
號  
卷

學東

尚書卷第

商書

漢孔安國傳

支那錢所  
有

湯誓戒誓湯  
土眾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作湯誓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陬出其不意陬在河

曲之南鳴條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尚書湯誓

卷三

一

音古庚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後同

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號湯稱王則比

桀於一夫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

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

順天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

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

而為割剝之政予聞汝不憂我眾之言我

良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

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

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言

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眾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無疑朕食盡其言僞不實爾不用命予則孥戮無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

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誼

伯仲伯作典寶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三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自三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為湯左相奚仲之後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

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陳義誥湯可無慙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

無救之者天乃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誣布命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

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為主也

簡賢附勢寡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秕卑履反

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肇始也言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商家小大

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

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懋與茂同

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

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言湯

既有聖德兼有此行且勉於德者則勉之

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  
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  
業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  
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  
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

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

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奚獨後予怨者辭也

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

息舊謂初征自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  
亡固存邦乃其昌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  
明王之道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



有亡形則悔之言正義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欲王自勉明大

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惟求賢聖而事之若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者如此上

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

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退也退其王命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眾人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皇大上帝

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

教則惟為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

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罹鄰知反荼音徒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惡譴寤之而桀不改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行天威謂誅之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

而加虐乎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  
茲者謂伐桀也言此伐桀未知得罪于天  
地否謙以求眾心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  
懼之甚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  
承天休

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怙慢也無從非常

無就慢過禁之守其常法承天美道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言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  
心故也有罪在予自責化不至予罪無用  
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時  
壬反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篇亡

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

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凡三篇其二亡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形

反甸

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奉王見

祖居位主喪羣后皆在位次伊伊制百官

以三公攝冢宰以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

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  
條朕哉自毫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能以德禳  
災莫無也莫不寧言皆安之鳥獸魚鼈雖  
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于桀不循其  
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  
討之造哉皆始也其始攻桀伐無道由我  
始修德于毫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  
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今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知立愛  
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

尚書  
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言湯始脩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  
必先民之言是順克明言理恕克忠謂事  
上竭誠使人必器之檢身如常不及恐有  
過惟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  
子此自立之難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  
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具訓于蒙士殉松潤反  
遠于願反

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蓋以常舞則

荒淫樂酒日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  
 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  
 獵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  
 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疏遠之  
 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卿士有  
 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  
 國亡之道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  
 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

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  
 厥宗

言嗣王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美善甚  
 明可法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  
 常在一家脩德無小則天下賚慶苟為不



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  
此伊尹至忠之訓

肆命

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

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

戒太甲故以名篇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桐湯  
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思庸謂念常道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不惠阿衡言不順伊尹之訓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  
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

王不承基緒

監音鑑  
左音佐

顧謂常自在之謾是也言湯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肅嚴也謂能嚴敬鬼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伊尹并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肆故也惟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脩德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

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先見如字相  
去聲下同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西邑夏夏都在亳西至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今嗣王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罔念聞

尚書

太甲

卷三

十七

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旁非一方美士

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越墜失也王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脩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括

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君止于仁子止于孝惟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

見嘆美無窮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尹言嗣王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爰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往入桐宮居憂位乃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尹以冕服奉王歸亳冕冠也踰月即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  
萬世無疆之休

民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亦須民以君  
四方今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  
商家萬世無窮之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逆胡  
玩反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關於德故  
自致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  
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孽災追逃也言天  
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言已已往之前不  
能脩德于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

於善悔過之辭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拜手首至手尹言脩其身使信德合於羣

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其無罰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

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湯俱與鄰並有國

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

言仁惠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言王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

是逸豫怠惰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

以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尹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

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治去聲否俯久反

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

明王明君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脩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令善也今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且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更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此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

慎終于始

言必於始慮終於終思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



逆之遜順也有言順于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真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

其永孚于休

至利口覆國家宜特慎焉且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必為之極以安之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尹還政太甲告老歸邑因陳德以戒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以其無常命故天難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故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惟求一德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享當也湯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

尚書一德  
民惟民歸于一德

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  
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  
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言不一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  
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

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德行終始不衰  
殺是乃日新之義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  
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  
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奉上布德順下訓  
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無以爲易

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以合於能一為常德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為王而

令萬姓之頌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

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長上聲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

毀故可觀德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忍反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

丁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木合生七卜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咸又四篇皆亡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太戊子去毫囂地名所作陳遷都之義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所作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所

作亡

盤庚上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胥怨

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

以言辭誥之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諭音

殷亳之別名適之也民不欲之殷有邑居

籲和也率和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

稽古樓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

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盡子忍反

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

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爾

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徙曰

其如我所行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

其克從先王之烈

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

有可遷輒遷如湯遷亭仲丁遷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

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天將

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

若顛木之有山孽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

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葛牙葛反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  
生孽哉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  
紹大業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反教

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  
正其法度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

上者戒朝臣命眾謂羣臣以下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

言告汝以法教務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  
慢從心所安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  
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  
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布告人以  
所脩之政不匿其指用大勸其政教無有  
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聒聒無知之貌  
今起信險偽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  
何謂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  
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言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舍

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然  
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

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  
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  
上則有祿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

尚書盤庚 卷三 三

大言汝有積德

和子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越於也乃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

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况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檢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桐音通燎虛咬反撲音卜反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汝不相率共徙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且羣臣不欲徙是先惡于民恟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彼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

沈溺於眾有禍害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至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任如林反

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

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  
用非德選須絹反與去聲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  
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選數也言  
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  
汝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亨烝嘗  
也所以不掩汝善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

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各從汝善  
惡而報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  
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之作猷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  
所志乃善汝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慢之  
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今勅臣下各

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  
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  
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邦之有  
善則眾臣之功佚失也邦之不善是已失  
政之伐罪已之義

凡爾眾其惟致告白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惟致我誠告汝眾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  
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如不從我謀罰及汝  
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  
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

亶當旦反  
造七到反

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善言民不  
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眾造至也于是  
眾皆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升進命使前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  
以不浮于天時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

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  
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  
汝有咎比于罰比毘至反

言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  
而行徙跡其所為皆視民有利則用徙汝  
何不念古后先王之聞今我法先王惟民

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其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古后之聞謂遷事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

不屬惟晉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忱時任反乘平

警瘳丑鳩反

試用也所困謂不順上命且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弗濟臭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

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

欲徙是大勸憂之道且今不徙無後計汝

何得久生在上禍將及汝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廷

乃心廷雲居反

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且汝既不

欲徙恐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予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許

六反

廷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

脅汝乎用奉畜養汝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

爾然

尚書盤庚卷三

三  
管古婁



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

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

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比毘至反

言汝與民不進進謀同心以徙先后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是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

言無辭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慈良反  
斷都骨

勞之謂共治人戕殘也言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是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必陳忠孝之義以督之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凡今所言皆不易之事必長敬我言大憂

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汝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易夷益反種之

勇反

不善不道謂凶人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

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以安於有眾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  
讒言予一人

因戒無戲怠勉立大教布心腹言輸誠於  
百官以告志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  
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言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  
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

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

我國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

今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  
以為之極爾謂朕曷震動是皆不明我本  
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

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惟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眾民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

肩任也我任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

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俯九反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

我無敢有不敬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說命上始求得而命之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

說命三篇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

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之

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命說為相使攝政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亮龍張反  
陰鳥含反  
 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既除喪猶不  
 言政羣臣諫曰知事則為明智明智則能  
 制作法則今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稟受令  
 亦命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  
 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

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  
 德不善此故不言今夢天與我輔弼良佐  
 將代我言政教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  
 野惟肖

因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形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鐵須礪以成利器渡大水待舟楫霖三日

雨霖以救旱

啓乃心沃朕心

謂開汝心以沃我心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句詩說命

卷三

四七

魯古書



傷

瞑見反眩熒  
絹反跣蘇典反

言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  
言以自警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

已視聽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

我高后以康兆民

辟必益反

言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  
汝君匡正汝君必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

之蹤以安天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惟敬我是命脩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  
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  
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王誠如此誰敢不敬  
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在總宰之任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

樹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  
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惟立之主使治  
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  
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  
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  
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

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  
又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冑直又反

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服

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王戒慎

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惡德惟其賢昵尼亦反

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不加私昵惟

能是官非賢不爵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非善非時不可動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詩書說命

卷三

辛一 卷三 樓

事事非一事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  
遂成大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黷

谷反

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

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

以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  
于行

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汝若不善於

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

尚書說命卷三

至

晉古樓

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學謂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

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

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自河往

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民之德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

訓

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酒醴須麴

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鹽鹹梅醋羹須

鹹醋以和之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

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胡教反

敦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

又使列眾官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言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

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

臣伊尹言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

見撻于市故成其能見一夫不得其所則

以為己罪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

能及者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之休命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誠能繼汝君於先  
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對答也說  
乃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  
殷日彤周日釋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

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耳不聰之異雉鳴祖已賢臣也以訓道諫  
王所以訓也亡

高宗彤日越有雉

雉彤音融雉  
居候反

於彤日有雉異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日消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

高宗

卷三

五  
音古樓



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監音鑑天於兆反

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

義為常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

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脩義以致絕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

其如台

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脩天已信命

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祖已恐王未受其

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

當敬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

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脩之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

伯戡黎

奇書西伯

卷三

五

音古農

咎惡也乘勝也所以見惡祖伊祖已後賢  
臣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  
道戡亦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

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  
殷之王命將化為周時至人以人事觀殷  
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此非先祖不  
助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  
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  
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世言戡黎

和古杜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  
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  
其如我所言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  
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

參倉  
含反

反報紂也言汝罪惡眾多參列於上天天  
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  
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

微圻內國名子爵  
為紂卿士去無道

尚書

微子

卷三

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亂也告二師而去紂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酗吁句反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

昔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紂也我乃

沈湎酗營敗亂湯德於後世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言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外內六卿典士

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

者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  
言不和同淪沒也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  
涯際無所依就殷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  
不待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

爾無指告子顛濟若之何其出尺類反  
齊戕西反

言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遜  
出於荒野言愁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

隕濟隆如之何其救之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

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

曰王子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

紂沈湎不可如何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

耆老之長臥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

無災攘如羊反  
牲音全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

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

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

多瘠罔詔

言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

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

怠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

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

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乃顛濟

言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宗室大臣義不

忍去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  
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刻病也我久  
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  
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  
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  
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

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  
途

尚書卷第三終

尚書卷第四上

漢孔安國傳

周書

泰誓上

大會以誓眾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

尚書泰誓卷四上

一 誓五婁



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渡津乃作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大會謂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豕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不及我治事眾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昌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酒彌滾反陂班  
縻反割空胡反

言沈酒嗜酒昌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  
辜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淫濫官  
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土高曰  
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冰曰池侈謂服  
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忠良無罪焚  
炙之懷子之婦剝剔視之言暴虐皇天怒  
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有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  
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  
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  
罔懲其侮

悛且  
緣反

惟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  
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悛改也言紂  
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  
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凶人盡盜食之而

紂不罪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非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孑予曷敢有越厥志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今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言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今受有億萬人各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一心同欲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豕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祭社曰宜豕土社也今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

紂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穢惡除則四海長清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

不可違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戊音茂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諸侯盡會次也徇循也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言我聞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今受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貽背之者稱犁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過酗縱虐以酒成惡

臣下化之言罪同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告寃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故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  
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  
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也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  
以諫輔紂紂反殺之歷述紂言見所以罪  
過於桀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蓋  
天用我治民當先除惡今我夢與卜俱合

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我治  
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周至也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往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已能無惑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是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令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今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汝惟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眾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為王所宜法則今受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怠惰

不敬天地神明惟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結怨之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天行罰

斯側畧反  
痛音鋪

言受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

尚書

泰誓

九

管古婁



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  
酷虐之甚痛病也四海言害所及遠回邪  
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  
退之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  
囚奴且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  
技巧以恣耳目之欲祝斷也天惡紂逆道  
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爾其孜孜勸  
勉不忘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  
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也彼  
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  
世之讎不可不誅凡立德務滋長去惡務  
除本今紂爲天下惡本故欲行除惡之義

絕盡紂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汝其成汝君之功且言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稱父以感眾也言文王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其德大故受眾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牧誓至牧地而誓眾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  
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  
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  
明早旦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  
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

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治事三卿司徒主  
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亞次旅  
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  
守門者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帥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戈戟干楯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言牝雞無晨鳴之道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事雖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

言妲己惑紂紂信用之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王父祖

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  
以道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使四方罪人  
暴虐姦宄於都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今日戰士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  
言當旅進一心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  
夫子

伐謂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  
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胡官反  
貔類脂反

桓桓武貌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  
使士眾法之奮擊於牧野商眾能奔來降  
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稽古樓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武功成文事修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日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

言乃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  
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  
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  
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  
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

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燔柴郊天望祀  
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  
命於周明一統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予小子其承厥志

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先王謂后稷  
也尊祖故稱先王公劉后稷曾孫公劉劉  
名能厚先人之業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  
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  
家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  
撫綏四方中夏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

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至諸侯歸之九年  
而卒故大業未就予小子其承文王本意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  
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  
萃淵薮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  
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  
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  
岳大川河曾孫周王發告天社山川之辭  
大正以兵征之也今受無道德暴絕天物  
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逋亡也天  
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  
澤爲大姦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

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冕服采章曰  
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  
命東征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東國士  
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  
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周今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

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  
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先  
諫反

既戊午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  
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旅眾  
也如林言盛冬會逆距戰乃紂眾服周仁  
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

血流漂杵杵甚之言衣服也一著戎服而  
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乃反紂惡政  
用商先王善政凡武王反紂政如囚奴徒  
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  
巷以禮賢將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  
貧民施舍己責救乏賜無所謂周有大賚  
天下皆悅仁服德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卽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

養以禮凡武王所設官之所任得人故垂

拱而天下治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

後一名祿父歸謂箕子京洪範箕子作之

箕子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謂祀不忘公此年四月歸宗

周先告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

居我不知其

反

臨定

使有常生之資

道理

箕子乃言曰我聞

行帝乃震怒不

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

殛塞汨亂也言鯀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

異與數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

類也故常道所以敗放鯀至死不赦嗣繼

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天與禹洛出書神

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  
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  
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五事在身用之  
必敬乃善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協和也  
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皇大極中也凡立  
事當用大中之道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

三德明用卜筮考疑之事天所以嚮勸人  
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  
第敘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革作辛稼穡作甘

水火木金土皆其生數潤下炎上言其自

然之常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種  
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鹹水鹵所  
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  
甘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  
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睿俞  
芮反  
貌容儀言詞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慮

所行恭儼恪從是則可從明必清審聰必  
微諦睿必通於微肅心敬乂可以治哲照  
了謀所謀必成當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  
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勤農業貨寶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教司  
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  
司寇主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

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敬授民時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眾民使慕之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

尚書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言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錄敘之凡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

大之中言可勉進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

癸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言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



盛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

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且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能正人之曲直剛克剛能立事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變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

柔克不于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劓頗僻民用僭忒忒惕德反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雨龜兆形有似雨者霽有似雨止者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

曰貞曰悔

尚書

卷四上

三

書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卜筮之數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

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

卜筮各三人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

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

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

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

作凶

言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

尚書  
慮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人  
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  
眾故後世遇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  
卿從汝逆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民  
從汝逆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二從  
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  
出師征伐龜筮皆逆安以守常則吉動則  
凶

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  
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眾驗五  
者備至各以次序則眾草蕃滋庶豐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  
謂不時失敘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  
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曰蒙恆風若

此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  
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  
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  
之復敘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

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君行逸豫則常燠  
順之君行急則常寒順之君行蒙闇則常  
風順之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  
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眾正官之吏分治  
其職如日之有歲月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無易謂各順常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  
君臣無易則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  
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  
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旱有好雨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  
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  
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月經於箕則多風  
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  
以亂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終命

尚書

洪範

卷四上

三

管五書

壽百二十年富財豐備康寧無疾病攸好  
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短長  
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二十言  
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患貧困於財  
惡醜陋弱庭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分器言諸侯尊  
卑各有分也所作亡

旅葵因葵而陳道義

西旅獻葵大保作旅葵

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葵牛刀反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  
路無遠不服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  
尺曰獒以大為異大保陳貢獒之義以訓  
諫王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  
方物惟服食器用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天下  
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

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  
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  
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  
信其親親之道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  
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盡于忍反

言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

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奇不育皆非所用有損害故遠人不侵奪其利則來服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尚書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和  
林

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所作亡

尚書卷第四上終

